

高原毛毯

刘励华



窗的地方就是林芝毛毯厂,它是西藏现代工业的标志,是林芝人民的骄傲。

进入八一镇的百货商场,可见毛毯厂生产的纺织品摆满货架,有毛线、呢绒、毛毯、地毯等,花色品种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我用节约下来的津贴购买了1斤多毛线,作为当兵后的第一件礼物寄给母亲。母亲收到后非常高兴,用它织成一件毛衣穿在身上,逢人便说这是儿子寄回来的“林芝特产”。后来,我在部队提干,回家休假时,选购了一段枣红色呢绒,送给相亲对象。特殊的礼物,赢得了一片芳心,也成为我们爱情的见证。

在林芝部队服役期间,时常有退伍的战友、亲朋好友托我买林芝毛毯厂的产品,我都乐意效劳,不少人以购得林芝纺织品为荣。“熊猫毛毯”是很多人心仪的商品,由于是纯羊毛制造,质地好,货物紧俏,有时要托好多人帮忙,才能购得一条。

随着购买纺织品的次数增多,我不仅熟知了这些产品的特质,而且听到了很多关于毛毯厂的故事,了解到毛毯厂的发展历程,继而到毛毯厂的工人生出了一份敬意。

林芝毛毯厂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西藏自治区刚成立,西藏的现代工业几近空白。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发展西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党中央决定从上海搬迁一个纺织厂到西藏,填补西藏现代纺织业的空白。

1966年6月至8月,上海市毛麻公司纬纶毛毯厂的600多名工人及其家属,带着一大批专用机械、通用设备,以及各种机器配件、辅助

材料和技术资料,从遥远的黄浦江畔,跋山涉水来到林芝八一镇,在尼洋河边安家落户。他们中,有的是夫妻,有的已年过半百,为了祖国需要,义无反顾地踏上高原。

跨越4000公里,全厂整体搬迁,这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堪称一大壮举。上了高原,工人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到工厂建设中,很快在乱石滩上建起一片占地千亩的厂房,并将所有机械安装调试到位。1966年10月,伴着隆隆的机械轰鸣声,西藏现代纺织业宣告正式启航。

高原创业历程是艰辛的。工厂建起后,工人师傅们以主人翁精神,扎根高原、以厂为家,用智慧和汗水精心浇灌毛毯厂这朵“高原纺织业之花”。起初,不少人因气候不适,加上缺乏维生素,嘴唇干裂得渗血,他们用油膏抹一抹,继续坚持上班。工厂建立之初没有职工宿舍,他们晚上就挤在帐篷里休息。高原生活物资匮乏,他们就自己种蔬菜、养家禽改善伙食。日常生活中,他们与藏族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处处打成一片,不少人学会了说藏语、吃糌粑、喝酥油茶。在毛毯厂,说起上海师傅,当地职工无不竖起大拇指。

我认识一位崔师傅,脸膛黝黑,面容消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眼镜,一看就是吃苦耐劳的人。当年,他与妻子,携手踏上进藏路。他是家里的独子,听说儿子儿媳双双进藏工作,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母亲说什么也舍不得。但深明大义的母亲更清楚,祖国边疆需要他们,于是含泪送儿子儿媳踏上征程。

到了西藏后,夫妻俩记住母亲的话:“好好

工作,多为边疆人民作贡献”。他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竭力在工厂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并通过手把手传授,带出了一批藏族技术工人。十几年间,母亲年年都盼他们回家团聚,可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们三四年才能回去一次。对母亲的思念,他们只能借助鸿雁,伴着轻风传递。

还有一位刘师傅,到毛毯厂工作后,与当地女人结婚,生下一个女儿,于是林芝成了他真正的家。女儿是听着机杼声、闻着机油味长大的,对毛毯厂有着特殊感情。中专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区外工作,但她毅然选择回毛毯厂当职工。从此,两代人并肩战斗在纺织岗位上。

类似这样动人的故事有很多。600多名上海工人,有的把青春献给了高原,有的把后半生奉献给了西藏纺织业,有的两代人接续奉献在同一岗位上。在高原的日日夜夜,他们有过欢乐,有过泪水,但从无后悔。

“阿拉上海宁(我是上海人)。”“上海宁(人)喜欢吃甜个。”在当时的林芝毛毯厂,沪上方言几乎成了流行语,许多退休的西藏本地职工至今仍记忆犹新。毛毯厂的创立,仿佛是嵌在高原深处的“上海小镇”,给林芝带来无限生机。各民族职工在这里朝夕相处,在流水生产线上结下深厚情谊,共同写下西藏现代纺织业的壮丽诗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林芝毛毯厂经过多次改造,创下了一段辉煌历史:用高原羊毛纺织出5大类100多个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各国,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名噪一时的“熊猫毛毯”成为金字招牌,深受客户青睐,毛毯厂也因此有了家喻户晓的名号——“高原一支红”,成为了西藏工业的一面旗帜。

光阴荏苒,时转物移,林芝毛毯厂在改革中落幕了。如今,毛毯厂的高大烟囱已化为尘埃,机械的轰鸣声早已停息,完成历史使命的上海工人们大多告老还乡。然而,“熊猫毛毯”带来的温暖依然留在人们心中,上海工人的奉献精神永远镌刻在新西藏建设的史册里,各民族职工团结奋战的精神更像林芝的桃花灼耀在世界屋脊。

紫叶线

五月爱上雅砻

曲杰

五月的风

从生我养我的雅砻吹来
解开雅拉香布雪山的白衬衫
雅砻河淌过第一块青裸地
我爱每一块被阳光晒暖的石头

雍布拉康站在母鹿山上
望着来路
琼结的泥土下
古老的历史在安静呼吸
桑耶寺的钟声推着雪水往前走
我爱这每一步都踩进千年的土地

羊卓雍措把碧玉耳坠轻轻一放
群山就围了过来
沙棘举着金黄的灯笼
等黄昏回家

我爱这五月的雅砻
爱到青稞弯腰的时候 什么也不想说
只想一直站在这里
把心交给这片蓝

守望者

郑显发

那么请记住
在暑气蒸腾的田埂上
在稻穗低垂的弯度里
我们守护着千年的农耕文明

日光烧裂斗笠的边沿时
我们将汗水与雨水调和
用粗砺的手掌
一遍遍抚摸土地温热的脉搏

蛙鸣停歇的黄昏
我们还要弯腰拾捡散落的谷粒
在雷雨突袭的午后
把晒场上饱满的收成
匆忙聚拢成小小的丘陵

我们深深知晓
这片土地终究会记得这些——
记得我们插秧时弓起的脊背
记得除草时膝盖跪出的凹痕
沉默的稻草人立在田中央
空荡的衣袖收藏风声和月光

只愿年年此时
稻花依然飘香如故
金黄的穗子继续在风中吟唱
哪怕烈日晒黑我们的脸庞
哪怕岁月压弯我们的腰身

我们始终是泥土最忠诚的伴侣
如同稻种始终眷恋水田的怀抱
在每一个需要耕种的时节
我们以佝偻的身影
为大地写下最朴素的诗行。



摄影作品《雪山脚下》,作者汤青。

鲁朗石锅鸡

黄红彦

我曾两度踏上西藏这片圣洁的土地,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不是雪山、不是湖泊,而是在鲁朗小镇上邂逅的那一锅热气腾腾的——鲁朗石锅鸡。

那日,我们驱车穿越蜿蜒的山路,车辆缓缓驶入鲁朗小镇。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禁屏住了呼吸:广袤的草原如同一块翠绿的翡翠,静静镶嵌在山谷之间;山坡上松柏苍郁,远处雪山巍峨挺拔,近处溪水潺潺流淌。

我们人住了一家藏式民宿,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姑娘。她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打理这间温馨的客栈。在她的推荐下,我们决定品尝这道被她称为“鲁朗灵魂”的菜肴。

在等待的过程中,姑娘一边热情招待,一边向我们介绍这道菜的来历与做法。鲁朗石锅鸡选用的是当地散养的藏香鸡,肉质紧实鲜美。而它的灵魂,则是一口用墨脱特产石材打磨而成的石锅。这石锅不仅坚固耐用,且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烹煮过程中能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与养分。鲁朗石锅鸡不仅因其独特的食材和烹饪技法而声名远扬,更因饱含藏地风情而令人魂牵梦萦。据说,这道菜的历史悠久,是本地藏族同胞代代相传的智慧与自然馈赠的结晶。

不一会儿,姑娘的母亲出现在厨房中。她先将鸡肉洗净剁块,放入高压锅中煮至九成熟后,轻轻捞出,转入石锅中炖煮。随后又熟练地加入虫草、手参、松茸、当归等珍贵药材,再倒入浓郁的高汤,小火慢炖。

她不时查看锅中火候,轻轻搅动汤汁,确保每一块鸡肉都能均匀受热。炉灶上的柴火噼啪作响,没过多久,一股清新而醇厚的香气缓缓溢出,弥漫整个厨房。那是一种融合了鸡肉甘香与药材芬芳的味道,既有烟火气,也有山林间的清幽气息。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她轻柔地撒入枸杞,调入适量食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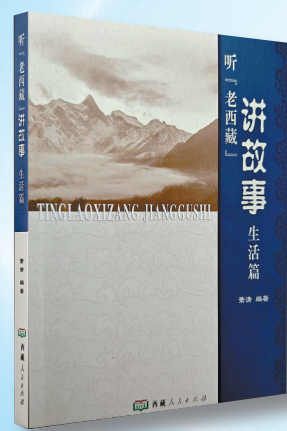
掀开锅盖,热气腾腾中混合着鸡汤、药材与石锅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急不可耐。鸡肉在长时间的炖煮中早已酥烂入味,轻轻一咬便骨肉分离,汤汁金黄醇厚,轻啜一口,温润香浓,回味无穷,仿佛将整个高原的风土人情悉数收入味蕾。

如今虽已离开西藏,但那道鲁朗石锅鸡的味道,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再次回到鲁朗,再次品尝那一锅鲁朗石锅鸡。

以烟火之气书写西藏

——读萧清《听“老西藏”讲故事·生活篇》有感

李长霖



在西藏的既有叙事体系中,长期存在着一种“二分化”现象:一是以制度变迁与发展成就为核心的宏大历史叙事;二是以自然景观与宗教意象为主导的旅游化想象。它们都真实,却都不完整。在这两种叙事之间,始终缺少一些普通人视角,普通人是怎样在这片高原上生活下去的?

《听“老西藏”讲故事·生活篇》的作者萧清,多年深

耕藏地历史文化的经历,赋予了他不同于旅行者与学者的独特视角。书中叙述者多为事件亲历者,包括早年进藏的建设者、军人、干部及长期扎根高原的普通人。萧清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将这些个体记忆整理呈现,与系列其他分册共同构成一部立体的西藏口述史。

本书由若干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通过饮食起居、邻里关系、劳动建设、情感记忆等内容,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西藏社会的生活图景。

全书最动人的,是以细腻日常还原宏大主题,将高原生活具象为可触可感的细节。《那是一个多民族和睦友爱的集体》里把电台大院的生活写得热气腾腾;《电炉煮面忘放盐,用醋瓶潮水救场;野蘑菇“打平伙”闹中毒后轮流报喉催吐;团长夫人煎炒天鹅蛋……这些细碎的烟火气,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老西藏精神不再是一句高悬的口号,而是锅碗瓢盆里的同甘共苦。

同样的细腻笔触还延伸到“思乡”与“建设”这两个命题里。《母亲的苹果父亲的树》《那曲的树》《母亲的青藏线》里,林廓北路三棵苹果树苗用罐头桶小心浇灌,枯死仍成为两代人的情感锚点;查龙电站官兵年复一年给杨树刷白灰越冬;年过半百的母亲背着改装肥料袋的背包硬往返,只为给儿子带苹果、葱蒜等物品。这些可触摸的重量与温度,把抽象的

“建设西藏”具象为母亲背包里的沉甸甸、父亲树下的思念,以及每一棵坚强活下来的树。

即使在休闲娱乐的篇章里,作者依然坚守同一笔法。《拉萨休闲娱乐:需要把握一个“度”字》里,爬山七小时只为山顶片刻超脱,“猴姐”赖吃香蕉却换来官兵为其盖木屋……这些诙谐场景打破了高原人的刻板印象,让读者看到艰苦环境中普通人寻找生活平衡的智慧,还原了“人在高原”的完整人性。

贯穿全书的,是口述史方法的运用。第一人叙述,有效保留了个体声音的温度与质感。当然,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有其局限。当叙述过于贴近细节时,制度背景与社会结构的分析难免有所弱化。但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显得不可替代。它并不试图解释一切,而是选择记录那些“无法被宏大叙事覆盖”的部分。

本书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书中大量口述材料记录了20世纪中后期进藏群体的真实生活,是正式档案与学术著作难以触及的“民间记忆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二是突破了宏大叙事与旅游化想象的双重遮蔽,为理解西藏提供了“烟火气”的第三种视角;三是萧清的编著整理方式,为同类题材写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多年以后,当人们想要了解20世纪中后期的西藏生活时,他们或许会翻开这本书,闻到字里行间飘出的烟火香气。那时,他们会明白:西藏,不只有宏大历史和旅游想象的书写来定义,也由这些普通人的讲述来诠释。